

● 周而复 著

周而复

六十年文坛漫笔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周而复六十年文艺漫笔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● 周而复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周而复

六十年文藝漫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而复六十年文艺漫笔:1935~1996/周而复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7.10
ISBN 7-5008-1927-7

I. 周… II. 周… III. ①文艺评论-中国-现代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3467 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直门大街)
印刷:	通县鑫欣印刷厂
经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次: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数:	490 千字
印张:	22
印数:	1~3000 册
定价:	30.00 元



周而复1996年1月20日摄于北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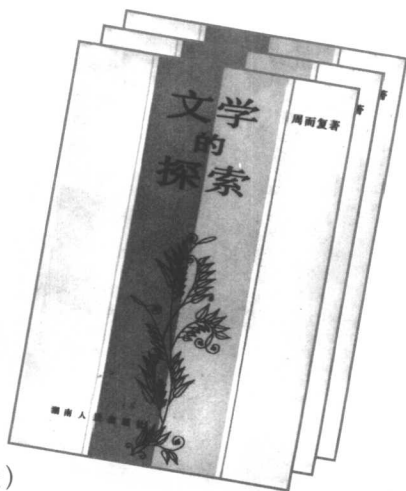
毛主席和周而复谈文艺问题，中为楚图南（1960年中南海颐年堂）

周而复参加编辑的《文学丛报》、《小说》、《群众文艺》、《收获》，主编的《北方文丛》等六种。





周而复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拉丁美洲外宾（1960年10月）



《文学的探索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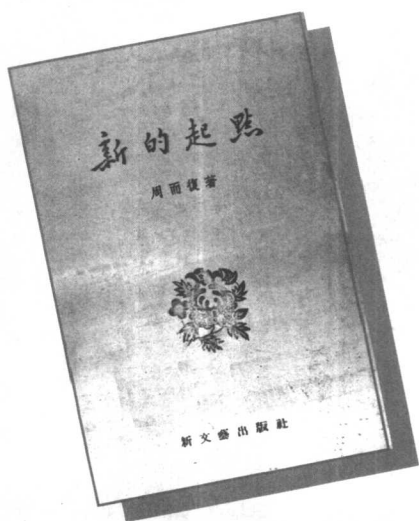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春，贺龙同志
与周而复在张家口。



《北望楼杂文》（文化工作社）



周而复1934年在上海



《新的起点》（新文艺出版社）



1946年春，在张家口。左起：法记者柯克、聂荣臻、马大任、周而复。

1947年在香港，周而复、张天翼、葛琴、蒋牧良。（自左至右）





1946年春在哈尔滨，右起邹大鹏、高崇民、冯仲云、李立三、吕正操、张学思、钟子云、周而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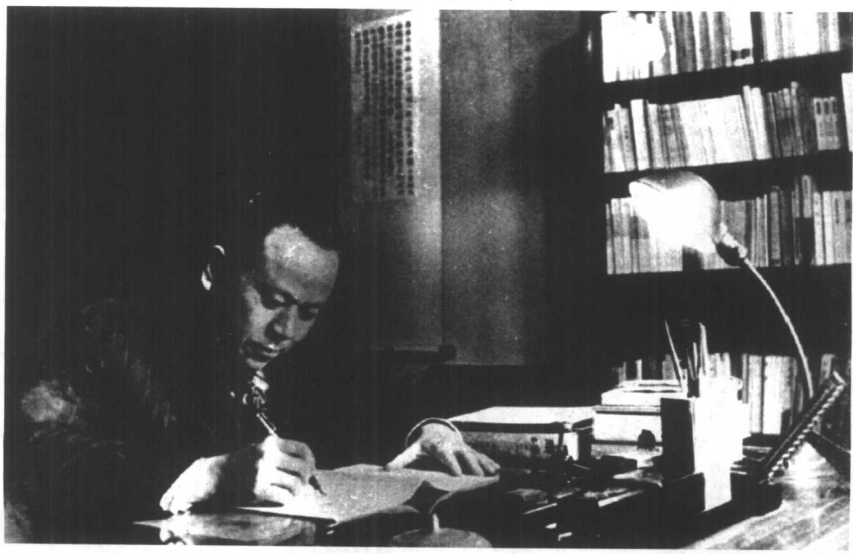


周而复1938年在上海



1952年12月，周而复在上海构思《上海的早晨》。

1961年3月，周而复在北京西便门寓所的书房续写《上海的早晨》。



引 言

周而复

丰年无钱人食苦，凶年无钱人食土。

和糠作饼菜作羹，充肠不及官仓鼠。

这是乐钧吟咏清朝当时人民贫困饥饿的悲惨情景，如果移做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南京时期的写照之一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妥贴的地方。我家便是一个例证。父亲周熙培失业在家，两儿一女均未长大成人，一家五口，嗷嗷待哺。要是能“和糠作饼菜作羹”饱腹，便可以糊口度日了。可是借贷无门，典当无衣、断炊是经常发生的事。“三日不举火，十年不制衣。正冠而纓绝，捉襟而肘见，纳屣而踵决。”（《庄子》）“捉襟见肘贫无敌，耸膊成山瘦可知。”（陆游）这是我少年家庭生活的剪影。

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之下，民不聊生，途有饿殍，怨声盈路。国民党及其豪门贵族呢？“身被轻暖，口厌百味，日极华靡，耳倦丝竹。”（曹植）

不平则鸣，诅咒现实社会，渴望光明未来，希望变革现实。于是执笔写了杂文，像一把匕首投向旧社会的黑暗

势力。第一篇杂文发表在南京一家报纸上，大概是20年代末期，题目已记不起来了，内容不外对旧社会现状不满，加以抨击，希望变革。

到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的时候，正是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爆发日寇挑起卢沟桥侵略事件前后，文坛上奇谈怪论迭出，侈谈“复古”，“反差不多运动”，提倡“与抗战无关”等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我写了一些有关文艺的杂文，参加战斗。

抗战以前所写杂文，没有注意剪存，偶尔留下几篇，和其他一些旧稿放在南京家里。南京陷落，家里把所存旧稿连同我从小用毛笔记的日记，以及历年积存的照片转存到一位亲戚家里。那位亲戚听说日军要在城里搜查，胆小怕事，也不和我家打一声招呼，或者干脆退还也可以，却径自全烧了。可见日寇当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是怎样笼罩古都石头城！

抗日战争末期在重庆，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。为了工作需要，配合整个战斗要求，写了若干杂文，矛头主要对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言行。新中国建立以后所写的杂文，谈文学艺术的居多。

我的精力主要花在创作长篇小说、散文与诗歌方面，文艺理论、文艺评论和杂文等方面，极少时间写。1942年5月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，开辟文艺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。贯彻执行和宣传介绍这个讲话，是进步文艺工作者，特别是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。1946年到1949年5月，

我在香港工作，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副书记，书记先是夏衍，后是冯乃超。结合香港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地位，宣传、介绍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文艺路线，我主编《北方文丛》，介绍出版解放区的文学作品，推动上演解放区的歌剧如《白毛女》等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我写了一些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，其中有理论方面，有文艺作品和作家以及演出的评介。由于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、文化部、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单位工作，或分工管对外文化交流，或主管对外文化交流，或兼管文化交流，曾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。我漫谈文艺方面问题较广，所写文章有古有今，有中有外，涉及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舞蹈、绘画、书法和语言等。

过去，我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，因为作者要表达的题目已在作品里表达了，勿须作者再絮絮叨叨，不能“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。经过史无前例的“十年浩劫”，《上海的早晨》被反革命“四人帮”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和姚文元恶毒诬陷攻击，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批判为“大毒草”长达十年之久，举世皆知。因此，我不得不谈一些创作过程和意图，把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，揭露“四人帮”罪恶的目的，剥开他们伪装的嘴脸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撰写长篇小说《长城万里图》，也写了《前言》，谈论这部六卷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，以免它遭受《上海的早晨》同样不幸的命运。

过去所写的杂文和一些文艺评论文章，曾经结集印

行，1949年10月，文化工作社曾出版我的杂文集《北望楼杂文》。1949年12月，群益出版社将我的文艺评论集《新的起点》出版。群益出版社等与新文艺出版社合并后，1951年9月，《新的起点》由新文艺出版社重版发行，（当时累计为三版发行）。1984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来京约稿，编辑文艺评论集《文学的探索》交给他们，于同年6月出版。把上述三个集子的不同文体编在一起，加上这以后所写的文章，按时间顺序编出，分上编（杂文）和下编（文艺评论），便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，了解文艺发展的某些轨迹和一些作家和作品情况，以及某些遗闻逸事，不无参考意义。

除了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已经付之一炬的文章外，现存最早的一篇杂文：《文人相轻》写于1935年6月13日，屈指算来，已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。岁月不居，时光易逝，“白衣苍狗多翻覆，沧海桑田几变更。”（明·张景《飞丸记·梨园鼓吹》）现在已经换了人间，社会主义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。

我没有曹植所说的才能：“文若春华，思若涌泉；发言可咏，下笔成篇。”对某些现象和问题，我只是秉笔直书，发表意见，不计工拙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杂文和评论文章中的论点，如有不妥之处，敬希读者指正，以匡不逮。

1996年9月13日北京

目 录

· 上 编 ·

文人相轻	(3)
谈选家	(4)
卖老	(6)
“捐班”与“科甲出身”	(7)
林语堂的新花样	(9)
新诗的路子	(11)
小文章	(14)
屈原及其作品	(16)
译名	(27)
周作人抄书	(29)
“谈复古”解	(31)
“出丑”之余	(33)
“分开”以后	(35)
新诗是什么	(38)